

10
现代国际关系译丛

英国内幕

本社选编

时事出版社

现代国际关系译丛(十)

英 国 内 幕

本社选编

时 事 出 版 社

现代国际关系译丛(十)

英 国 内 幕

本社选编

•

时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75 字数: 90,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统一书号: 3225·032 社科新书目: 140—81

定价: 0.70元

编 者 的 话

英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又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先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从最大的霸权主义者变为美国的伙伴，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经济、社会结构起了什么变化？英国政治制度存在着什么问题？英国统治阶级是如何应付的？本辑所选文章，就上述问题提供了今日英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最新资料，对于研究两霸争夺下的欧洲战略态势以及了解欧洲和英国现状都有参考价值。本辑内容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英国的政坛与政情》，摘译自1983年第四季度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连载文章，主要论述当前政治思潮、党派、议会、白厅、选举制度、地方政府、福利国家以及外交政策等问题；第二部分《英国的中产阶级往何处去》，摘译自伊恩·布雷德利（曾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1977年后在《泰晤士报》国内新闻部任职）所著《英国中产阶级仍然生气勃勃》一书，着重介绍五十年代末期以来，英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变化及其对英国政局的影响。我们对所选文章的观点不尽同意，除在翻译时将与主题无关的章节、段落和个别字句有所删节外，均保持原样。

译丛陆续编选了十辑，欢迎读者对我们过去出版的各辑从内容选材到文字提出批评意见，并欢迎给我们投稿。

1985年9月

录 目

第一部分 英国政坛与政情

一、旧秩序的变迁	(3)
二、政党与权力	(13)
三、统治机器	(20)
四、今日议会	(28)
五、选举制度的改革	(34)
六、地方政府	(39)
七、英国的四个地区—— 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	(44)
八、公共部门	(51)
九、非国有化问题	(57)
十、防务与外交	(63)

第二部分 英国的中产阶级往何处去

一、谁是中产阶级	(73)
二、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发展	(82)
三、激进的中产阶级	(89)
四、1975—1980年形势的转折	(93)
五、生存下去	(99)
六、走向未来	(106)

第一部分

英国的政坛与政情

一、旧秩序的变迁

1981年初，当英国东山再起的自由党与新组成的社会民主党结成竞选联盟的时候，它们公开宣称的目标是要“打破英国的政治模式”。实际上，这种政治模式几年来已出现罅裂。英国政治模式出现这一罅裂，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社会的变化，部分是因为经济的变迁，还有一部分则要归因于撒切尔夫人本人。她从1975年起任保守党领袖，1979年5月出任首相。1983年6月在她连任首相时，虽然得票比过去略有减少，但仍获得了146席的绝对多数。

1979年大选后几个月，撒切尔夫人手下的一位大臣便断言要实行“史无前例的三年紧缩”。撒切尔夫人认为这是必要的：英国经济必须整治，不能只修修补补。曾经困扰过工党政府、后来又为她的第一个预算和对提高公共部门工资的保证所加剧了的通货膨胀必须加以制伏。

到了1981年，随着失业人数的猛增，保守党在民意测验中大落后于工党。1982年爆发了马岛战争，加之由于经济开始复苏，通货膨胀下降到十五年来的最低水平，选民终于信服撒切尔夫人始终是正确的；她貌似无情地固执己见恰是真正的领导艺术，她的经济政策好似苦口良药，乃是必要的抉择。因此，选民又给了她五年的任期。

墨守成规的工党也帮了撒切尔夫人的忙：工党在其平庸领袖的领导下因内部争吵不休而分裂了。它仍死抱着其队伍在日益缩小的工人阶级不放，仍主张扩大国有化，它还把自己的命运同工会维系在一起。正是由于工党沉溺于过去——用政治术语说就是沉溺于它的左翼传统之中——才使得四个重要成员分裂出去，于

1981年3月组成了社会民主党，从而导致了自由党——社会民主党的结盟。该联盟在1983年大选中夺走了将近半数的反对保守党选票，因而使撒切尔夫人获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

1981年冬季，民意测验曾一度表明联盟比其它两个主要政党的声誉都高。时间的流逝和马岛战争的爆发使它的声誉下降了。但是，1983年它所获选票之多，表明了至少是在这次大选中它不仅赢得了选民的抗议选票，而且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这种现实之一就是人们对任何主要政党都不抱幻想。

为什么要编一本求实的论丛来描述社会情绪呢？因为情绪是一个与任何法规或统计同样有意义的政治事实。在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时本来很少有人会相信英国不久就要发生大多数人记忆中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人数达300万，通货膨胀率大起大落。更少有人能设想到，在这样的形势下政府竟会在1983年大选中赢得那样巨大的胜利。

撒切尔夫人重新揭示了一条真理：个人在政治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她不仅洞悉社会情绪的变化，而且努力去创造种种情绪。她正是凭借对某种民粹主义感情的领会来改造保守党和英国政治的，这正如同戴维·斯蒂尔先生于七十年代初在死亡线上拯救了自由党，戴维·欧文博士将进一步发展社会民主党，内尔·金诺克先生将重建工党一样。本论丛将注重可靠的事实和数据，不过，赋予这些事实和数据以一定政治影响的却是那些不可计量的东西，即社会情绪。

自七十年代初以来，政治家们施展才能所凭借的社会条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 英国人口几乎没有增加，目前为5,600万人，但选民人数却从1970年的3,930万增加到1983年的4,220万。选民老化了：虽然1970年初，选民最低年龄限制已从二十一岁降到了十八岁，但领养老金的人数却由那时候的900万增加到现在的1,000万左右。

选民文化水平提高了：目前可能有550万人受过高等教育，而1970年只有350万人。此外，离婚率增高了，以致单身或小家庭更多了；有色人种人口增加了，他们占总人口的4—5%；虽然大多数人生活改善了，但失业人数也大为增加，七十年代初的50万人增加到目前的300多万人。

2.同所有发达国家一样，英国衰老的制造业（和采矿业）以及与这些行业有联系的蓝领工人阶级均已缩小。1970年英国制造业的就业人员有800万，服务业则有1,150万。到了1983年，相应数字则分别为550万和1,300万。这些数字掩盖了某些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较大变化以及制造业内部车间作业日益被办公室所取代的总趋势。

3.从制造业向其他行业转移的世界性趋势在英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英国的衰老工业对以下三次大的挑战反应无力：1973年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所导致的“冷水淋浴”；1974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北海石油的开发（北海石油抬高了英镑汇率，使英国商品的出口更为困难）。因而，某些地区和阶层受到了沉重打击，例如西密兰兹地区的金属工人。其它地区，例如东南部则受害较小，这是由于那里服务业发达，同时具有不亚于其它地方的创建电子业等现代工业的条件。这就加剧了选举的地区性差别。

4.随着经济结构改变，经济运转的方式也在变化，其变化的方式强有力地影响着政治家和选民对于政府会干什么、应干什么或者能干什么的看法。

从1945年至1970年，人们普遍认为：（1）尽管英国经济走走停停，但其正常趋势是上升的；（2）通货膨胀率只要没达到4%这个临界水平^①便关系不大；（3）充分就业才是正常情况；

^①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4%的通货膨胀率是所谓“自然通货膨胀率”，是正常的经济现象。——译注

(4)如果经济走偏方向,可运用凯恩斯主义通过税收和公共开支来增减需求的简单方法来加以纠正。所以,选民和各党派的政治家们认为:政府可以而且应该维持充分就业(除非迫于国际收支危机而不得不刹车),并为此对经济进行调节,同时依靠国家不断增长的收入来维持甚至扩大福利国家。

这种世界观在七十年代被翻了个。首先,大约从1970年起通货膨胀率开始上升,在工党执政初期的1974年至1979年间跃升到了25%以上,到1980年撒切尔夫人执政时又达到22%。其次,由于受到随两次石油涨价(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而来的经济衰退的打击,人们注意到英国经济既可能上升,也可能在实际上下降(而不仅仅是增长得更慢而已)。第三,由于失业人数上升并高居不下,看来凯恩斯主义的简单药方已不管用了,犹如止痛药治不了风湿病。第四,政府现在面临着过去历届政府均可以回避的选择。对种种福利和救济金的需求正在增加,而可供支出的国民收入却没有增长。因此,政府不是必须印发更多的钞票,就是必须增加税收;或者干脆削减国家福利,而这样做很难想象。

5.经济衰退加上通货膨胀还带来了其它间接的影响。英国的国营工业,譬如英国莱兰德汽车公司或英国钢铁公司搞得特别糟,使公有制的信誉丧失殆尽。工党的支柱——工会也声名狼藉。1974年2月和10月两次出任首相的威尔逊,先则放弃了工资管制,继而又由于物价高涨而不顾一切地几乎把工会弄进内阁,以此换取工会同意重新实行工资管制。工会受到了指责,首先是因为物价的高涨,其次是因为它们利用非经选举获得的权力逞威风,最后则是因为在1978到1979年间它们摆脱了最后限制而爆发的被称作“不满意之冬”的一系列罢工。

6.同时,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正改变着选民的世界观。虽然北爱尔兰的恐怖主义(除在当地外)没有成为选举中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英国它却强化了“不好管就驱逐”的态度，这种强硬态度现在取代六十年代的妥协政治。这一强硬态度的出现和“法律与秩序”问题有联系，随着为经济衰退和失业所助长的犯罪率的上升，法律与秩序问题日见突出。法律与秩序问题反过来又与种族问题有联系。移民一直在减少，但可怕的是，时间的推移和经济衰退形成了一个由黑人青年组成的新的失业阶层，他们以“我们遭到洗劫”的呼声代替了“我们受到排挤”的呼声。想利用种族主义作文章的“民族阵线”在选民中却没有市场。但姑妄言之，这个问题比起对于好意的工党领袖而言，对于强硬的保守主义也还是更加有利的。

7.最后，政治分析家们容易忘记一个因素：即使没有其它变化，选民本身确实已经起了变化。目前，每五年约有330万选民去逝，400万新人加入选民行列。民族意识改变了。譬如，1970年，可能有2,100万左右的选民是1926年前出生的，他们也许对于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记忆犹新。在他们看来，如今的大规模失业将会导致其在福利国家建立以前的同样后果。到了1983年，这部分人只剩下1,400万了。

上述情况，就是推翻了英国政治通则的政治转变所以发生的社会背景和部分原因。不了解这种情况，就不能理解英国的政治转变。

到了七十年代末，政治转变使英国政治舞台该轮到一位持有如下观点的政党领袖登场了（这一政治契机即不能说是突然地，也不能说是第一次出现），即：最好的社会扶助就是自助；工作应该得到的是报酬而不是纳税；蛋糕先要烤熟了才能瓜分；免费的福利午餐应取消；白厅不能洞悉情况；小企业比国营企业强；政府不能调节整个经济，只能控制诸如货币供应量等关键要素；物价比工作更要紧；找到实际工作就意味着减少挂名工作；经济需要的是动手术而非阿斯匹林；凯恩斯主义不是灵丹妙药，而是

致病的部分原因。

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假如情况是这样有利于撒切尔夫人，为什么在马岛战争以前她的经济政策这么不得人心呢？为什么后来她在1983年所得选票没有1979年多呢？简要的回答就是：要是没有联盟的话，保守党的选票本来会上升。详尽的回答则是：政治的发展落后于社会的变迁。撒切尔夫人在向有二十五年历史的协商一致原则挑战，而其挑战方式却叫人不敢恭维。她执政三年以后，撒切尔主义给选民带来的痛苦比好处明显得多。言行之间差距很大（与1979年相比，国民税收负担非但未减轻反而加重了），乐观的经济预测与暗淡的经济现实之间的差距也很大。1983年她虽终于得胜了，但却是够玄的，要是没有马岛战争，撒切尔主义可能已为其一连串的试验失败所吞噬了。

然而，撒切尔主义适应了实际社会经济环境。撒切尔夫人乘胜推动英国的全部政治辩论为她所用。这样做，她和那些社会经济变革就不仅改变了政治的内容，而且也改变了政治的形式和机制。

如果说过去英国工人阶级的选票曾被视作为工党所独享，那么现在就不能这样看了。选民变得更加反复无常。思想意识业已更新。七十年代初，工党曾把自己视为当然的执政党，而现在它却已陷入了晚期衰败的危险之中。两党制是这样，以简单多数决胜负的选举制度可能亦是如此（不过可能性小一点儿）。工党——保守党的两极化，不仅培育了一个中间集团，而且导致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从而可能影响它们的权力关系。从下院议员来看，英国的北方和南方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泾渭分明；从选举方式来看也一样，只是远非那么明显。工会已失去了特权地位。国有化经济正在慢慢地收缩，国家福利措施也正在受到攻击。

旧框框过时了

1983年大选也许会成为英国政治变迁的分水岭，也许不然。但它肯定打破了某些业已摇摇欲坠的选举旧框框。

阶级与政党 大批工人已抛弃了工党。甚至在半熟练工人、不熟练工人和工会会员中，工党也不再享有多数拥护。在工人阶级内部，房产拥有者的态度在选举中得到了引人注目的反映。1983年，房产拥有者中约有50%拥护保守党，25%拥护工党；而公宅租用者中拥护两党的人数比例则恰好相反。联盟从这两类人中都得到了25%的支持选票。相比之下，1983年大选进一步证实了原有情况：保守党获得专业和管理人员选票的大部份（60%强），尽管它所得选票的一半以上来自比这个阶层更低的选民。1983年大选也驳斥了一种新的无稽之谈。联盟不是那种“酒囊饭袋的党”，它获得了所有阶级的近25%的选票。

地区选举 地方一级存在的奇怪现象是：只有爱尔兰人的党派（根据不同教派组成）在北爱尔兰的选举中角逐；苏格兰和威尔士也都有民族主义政党，尽管从七十年代中期中央权力下放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以来，这些政党一蹶不振。1974年苏格兰民族党获得了苏格兰选票的30%，而在1983年仅得12%。威尔士民族党所得选票的比例也从11%下降到8%。

更加重要得多的是，英国北方与南方（前者连同南方的威尔士）之间出现分裂。这个趋势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1955年，保守党334名当选议员中，有111人来自苏格兰以及三个英格兰最北端的地区；工党277名当选议员中，有126人来自北方。两党议员人数同1955年十分接近的1979年的议会中，保守党只有78名议员来自北方，而工党却有151名议员来自北方。

到1983年，这种分裂进一步扩大了。1983年大选中，人们所一度推测的全国性摆动并没有发生。与1979年大选结果相比，工

党在南方（城镇、郊区和乡村）甚至伦敦的旧城区的得票比例约减少了十个百分点，在苏格兰只减少了6.5个百分点，在默西塞得地区只减少了3.5个百分点。工党基本上成为北方、威尔士以及城市旧城区的一个政党。这不仅因为英格兰工人阶级主要集中在北方，而且因为北方工人阶级中对工党的支持率高于南方工人阶级。大致成4与2.5之比，而在南方则成3与4之比。

青年选民 工党曾一度可以指望获得新选民的更多选票：1974年10月它获得了新选民选票的42%，保守党只获得了24%。后来变了，1979年两党不分上下。1983年保守党以42比33超过了工党。

失业工人 民意测验表明，在1983年，失业问题是选民所关心的最重大的问题。它也表明，竞选运动一开始，工党就在这个问题上大大领先于保守党，直到大选前一周还略为领先。然而失业工人并不比就业工人更强烈地反对保守党，一半失业青年根本没有投票。

选举的稳定性 英国选举的总的摆动一般不大，传统表明了选举的稳定性。但两次大选之间的民意测验表明，此一政党领先于彼一政党的差距变化很大。五十年代以来，这个差距进一步扩大了，说明了选民作为一个整体更加反复无常，不一定根据自己的身世和阶级利益去投票。

选民个人甚至更加反复无常。1970年，有40%的选民声称，他们感到与两大政党之一的看法非常一致；1979年就只有20%了。在1974年拥护保守党的选民中，有10%的人在1979年的大选中投了其他党的票。同时，该年工党选民的20%，自由党选民的近50%也选择了其它政党。1983年的大选结果表明，两大政党的选民出现了更大的摆动。1979年的保守党选民在1983年有17%投了其他党的票，工党选民也有29%转而支持其他党。自由党反而稳定一些，其1979年的选民只有23%改投了其他党的票。

这表明了，在两次大选之间自由党所得抗议选票的急升、剧降也许正在减缓。当投抗议票的选民觉得他那一票对谁上台的确能够产生影响的时候，他会继续投抗议票的。但每次大选仍有20%—25%的摆动选票。此外，还有一些人想转而支持它党但没有这样做；通常有25%左右的选民弃权；新选民也约有8—9%。

附表一： 战后英国历次大选中各党所得席位和得票率

时 间	保 守 党		工 党		自 由 党		其他党派	
	席 位	得票率	席 位	得票率	席 位	得票率	席 位	得票率
1945年	213	39.8	393	47.8	12	9.4	22	2.8
1950年	298	43.5	315	46.1	9	9.1	3	1.3
1951年	321	48.0	295	48.8	6	2.5	3	0.7
1955年	344	49.7	277	46.4	6	2.7	3	1.2
1959年	365	49.4	258	43.8	6	5.9	1	0.9
1964年	304	43.4	317	44.1	9	11.2	0	1.3
1966年	253	41.9	363	47.9	12	8.5	2	1.7
1970年	330	46.4	287	43.0	6	7.5	7	3.1
1974年 2 月	297	37.9	301	37.1	14	19.3	23	5.7
1974年10月	277	35.8	319	39.2	13	18.3	26	6.7
1979年	339	43.9	269	36.9	11	13.8	16	5.41
1983年	397	42.4	209	27.6	23①	25.4	21	4.6

① 包括社会民主党的当选议员。

在正常时期，上述反复无常的情况多可避免。但是危机或遽变可以打破选举稳定性的传统，使一个卓越的领袖或政党获得格外多的选票。

附表二： 英国工人阶级投票情况①

时 间	熟 练 工 人			半熟练和不熟练工人			工 会 会 员		
	保守党	工党	自及其党他	保守党	工党	自及其党他	保守党	工党	自及其党他
1974年10月	26	49	20	22	57	16	23	55	16
1979年5月	41	41	15	34	49	13	33	50	13
1983年6月	40	32	26	33	41	24	31	39	29

① 是指各类工人在大选中分别投各党的票数占同类工人投票总数的%。

（选自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983年10月15日；申义怀译，关树芬校）